

柿柿如意

肖斌

历代文人对柿子多有记述，清·丘逢甲《山村即目》说：“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10月底的某日，一早去摘柿子。本来据我观察，湖南的柿子还未全熟，可每天出门散步的老妈，回家后就一再跟我唠叨她看到的情况：没了，快没了；黄了，都黄了。老妈说的“没了”，指的是公园里谁都可以摘的那两棵柿树，被人摘得差不多了；“黄了”，是说柿子熟得很好了。我不为所动，正因为丘逢甲这里说的“柿将熟”，将熟未熟，时候未到，时未到乃强求，他人可为我不为。

柿子将熟和熟了，一般人可能难以分清。将熟的柿子拿回家，放几天就红了。哪怕没黄、还是青的，放米缸里用来盖住，也只要几天就红了。市场上买的柿子都是红的，分不出熟没熟。但树上的柿子熟没熟，我知道，需要“三看”。

第一看树叶的颜色。唐·皮日休《开元寺客省早景即事》说：“客省萧条柿叶红，楼台如画倚霜空。”地上掉的以及仍在树上的叶子红了，柿子才熟了。像宋·白玉蟾《三衢舟次》说的：“柿叶翻黄枫叶红，一江涨起芦花风。”白玉蟾说的正好是我这次看到的黄颜色，这颜色其实不够，白玉蟾应该是没有吃他诗里描绘的这棵树上的柿子，“柿叶翻黄”时柿子还不到本来味道。第二看树叶的数量。

唐·张均《岳阳晚景》说：“洲芦花吐，园红柿叶稀。”柿子没熟够，虽然地上已经掉了一地的叶子，但仍长在枝上的，还足够遮掩住柿子的倩影。要到张均说的“叶稀”，树上的叶子快没了，只零散地挂几片，这时的柿子才熟了。第三看鸟有没有来吃。宋·郑刚中《晚望有感》说：“沙鸥径去鱼儿饱，野鸟相呼柿子红。”有没有鸟来吃柿子，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判断方法。鸟来吃的时候，树叶肯定是很少的，否则树叶会碍鸟事。

我摘过鸟来吃时的柿子，那个味道，任你用什么方法催熟、随你加了什么添加剂、哪怕用了太上老君的仙丹炼化，都比不上饱吸天地精光、日月精华的柿子好吃，因为这是柿子的本来味道。柿子为了繁衍后代，一定要勾引鸟来吃它，它为鸟献出的，是它最好的味道。去年我在树上，第一个到手后，忍不住，马上手掌手背擦，擦擦擦干净不管了，迫不及待塞嘴里，一口就吞掉，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哇呀！那个甜，那个鲜，沁人心脾这个词不及九牛一毛。我在树上的高度看得到被鸟啄过的柿子，鸟对树上的柿子很不珍惜，这一颗一颗，一簇簇，柿子带着伤口挂在高空，鸟只吃几口就不要了。我第一次站在树上吃手擦柿子，一口气连吃了五六个。

柿子熟时摘，不像这次我去摘，枝条还抓得很紧，要费力气，工具要左碰右击加旋转绞断，柿子才离树。而且不是果实直接掉落，而是连着柿子的枝断了，柿子才离开树体。摘熟柿子那就完全不同了：工具要小心翼翼靠近，不要碰到枝条，柿子只要一沾边，它就落袋子里了。要是不小心碰到枝条，工具还在半途，柿子就掉到地上，摔得稀烂。

摘柿子粗略分，有三种。第一是打落。这次我去时，地上摆放着几根长杆，散摊着一些树枝，低处的柿子半个也无，这是被站在地上的人仰望着、举杆打落的结果。第二是延长工具。还是站在地上，但是工具要大大延长。跟我同去的霞宝，她站在地上挑，她手中拿的钢杆是7米长，即便有7米，她够得到的也只是树中间偏上部分。第三是像我一样，爬上去。我爬上树，霞宝的长杆正在我平视之外的位置忙碌。而我在树上，还要使用4米长的钢杆，我钩到的是尖上的柿子了。

宋·何梦桂《秋思有感》说：“芦花雁断无来信，柿子霜红满树鸦。”还没到鸟肯吃的时候，可树上的柿子已不多了，我见好即收，剩下的留给鸟吃吧。

历代文人记述柿子的诗句很多，这说明柿子和人们关系融洽，大家都喜欢吃柿子。小文自以为“柿”，祝各位柿柿(事事)如意，健康第一！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11月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谭智方

游记

悠悠涑水河

唐臻科

进入茶陵县地界后，沿途的山势陡然险峻巍峨。

一波一波的黛绿从眼前掠过。这波及眼帘的绿色，使得些躁动烦累的心绪，突然间就变得宁静而清静了许多。

因部分地段修路造成的颠簸，再加上沿途两岸高耸着山的夹峙，进入茶陵的公路，看起来也就变得越来越狭窄。

我心想，如此这般的险峻高山之中，必然会有好水。我的眼睛随着车辆的不断行进，一直在追寻着与水有关的另外一道风景。果不其然，车过一层更为狭窄的山门之后，左下边一道靓丽的风景出现了。蜿蜒的青山脚底，一条澄澈、幽绿的河水沿着道路的延伸涓涓而流。不知名的山花点缀着山林。

这条沿着公路不断延伸的河水，在夏风的吹拂下荡起阵阵涟漪，随着山势的蜿蜒伸展着曼妙的身姿，山随水动，水流山移。静静流淌的河水，宛如一位温顺而矜持的少妇，显得那样的淡泊从容。在峡谷跌宕处却又激情满怀，掀起银珠般的浪花，就像一位勇士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让你看到了高山下河水流动时那种大自然的野性美。

这就是湘东地区有着“历史长河”“红河”美誉的涑水河，也是有名的文化之河。

走进涑水河，你仿佛就像是走进了一副流动的水画，是那般的淡雅宁静却又激流澎湃。

有着茶陵“八景”之首的“涑水环流”景观最为出彩，并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神奇传说。传说观音来云阳山云游，发现该地无水，要待童下山挑水久而无果，便随手将净水瓶往云端一倾，便有了这条涑水。登高观景，从山顶俯瞰涑水好似从蓝天飘逸而下的银绸，汇文江、茶水、半抱茶陵城，流经云阳山洪山庙峡谷，悠悠北去。云阳山下的文江、茶水两条支流因自然现象加山水的影响有时略带浑黄，便形成了“金线吊葫芦”的奇观。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据资料记载，涑水河是湘江三大支流之一，发源于罗霄山脉西麓的炎陵县枝山。这里有中华民族先祖的安息之地炎帝陵，也有中国革命红色摇篮——茶陵县，在这里，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整条河流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她源自炎陵，绕茶陵，穿攸县，于衡东新塘镇涑水河口流入湘江。

千年流转的涑水河，养育着这里的代代子民，她是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曾在这里教民耕织，弘扬“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古训。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并称明清“四大学士”，素有“四相文章冠两朝”的美誉。李东阳开创的“茶陵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过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养育过他们的涑水河，增添了一道绚丽奇彩而又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

穿越时空，我们似乎可以听到来自涑水河畔，那茂密的丛林中，依然回响着古风、古韵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与敌寇周旋拼杀的枪声。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浸入了这条历史悠久不息的河流，从未被人忘记……

真情

我的伯伯刘大杰

彭季寅

大杰伯伯离开我们20周年了。作为亲人，我觉得是时候、有必要为他、为家人、为后人写点东西。

2004年学术期刊《测绘通报》第6期发布一则简讯：“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家、测绘教育家，同济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因意外不幸于2004年6月3日逝世，享年64岁……”刘大杰教授长期从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为我国测绘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测绘界的一大损失。”

(一)

大杰伯伯是家人的骄傲和家族的榜样。他的父亲刘炎是茶陵一中的老师、总务主任，母亲陈晚霞是小学老师，毕业于攸县师范学校。可以说大杰伯伯生长在书香门第。他还有四个妹妹，大明、大英、大忠、大成。我母亲刘晚花是他的表妹。因为母亲坚持自己留在家里当儿子的，并说与他兄弟，所以我称呼他为伯伯，而不是舅舅。

大杰伯伯的父亲在1958年就过世了，作为家中长子，伯伯那时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还要设法挣钱补贴家用。参加工作后，他将大部分工资交给母亲，帮助抚养妹妹直至成人，以至于自己三十多岁才结婚。

大杰伯伯的妻子比他小10岁，是茶陵老衙都居家的女儿，他们育有一儿一女。他工作很忙，很敬业，但是常常牵挂家人，时常写信给姨妈妈，有时间也回来看看。每次姨妈妈谈及他，都满脸的自豪。我们为了姨妈妈的健康，没人告诉她大杰伯伯已先她离世。2005年，95岁的姨妈妈过世时，似乎冥冥之中感受到刘大杰伯伯的不祥。

大杰伯伯对于我来说既亲切而又陌生，亲切是因为母亲讲得多，陌生则是因为见面次数并不多。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03年春，他回茶陵探亲，虽已63岁，但学校因工作需要并未批准其退休。他多年没回家，我陪他看了茶陵古城墙、茶陵铁牛、茶陵一中等地，他非常高兴。不想，这次见面竟成永别。2004年6月噩耗传来，我们整个家族都沉浸在悲痛中，他还不到64岁，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开了。

(二)

大杰伯伯是著名测量学家、测绘教育家，这是同济大学和测绘界给予他的高度评价。

1957年9月至1962年7月，他在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系五年制本科学习。1962年9月作为优秀学生留校任教，先后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大地测量系、工程测量系助教，大地测量系讲师、副教授。

诗歌

向秋天告别

葛鑫

秋，你悄然地来
步伐不急不缓
温柔地，铺满金黄
又坚定地，迈向远方
落叶，是你的信使
带着往昔的斑斓
轻轻诉说，风中呢喃
每一片，都是岁月的喧闹
果园里，果实累累
甘甜中藏着希望
菊花笑，在东篱下
三角梅，热烈如霞光
红枫如火，手掌般张扬
霜叶红于二月花
染树多变，果实如灯
点亮了，秋的希望
农家院里，丰收欢畅
金黄玉米，火红辣椒
蒜瓣长垂，石榴咧嘴笑
冬藏的姿态，迎接希望
雁阵南飞，流云飘荡
辽阔秋色，动人心弦
挥一挥手，与秋告别
心中却，满是不舍与留恋
秋已尽，雁声高
天空高远，梦想如潮
让我们，与秋合影
说声：“秋天，再见！”
带着留恋，带着感激
前行在，时光的长廊
秋天的美好，心中永存
成为力量，迎接新的畅想
向秋天告别，不是终结
是对未来的，期许与盼望
在秋的尾声，找到勇气
迎接每个，新的曙光

记事本

最后一个剃头匠

百夫长

师傅姓裴，是我们村最后一个剃头匠。

村中姓裴者仅此一家，但裴家并未因此受到排挤。相反，裴师傅与邻居相处甚为融洽。究其原因，除了裴师傅为人低调、待人和气之外，大概也与他从事的职业有关。毕竟，剃头师傅做的是“天下头等事业”，要的是“人间顶上下功夫”，村里的大人小孩，见了他都不得不“低头”。

裴师傅的剃头工具颇为简单：一个推子，一把剃刀，外加一把断齿的梳子。小时候，我分外害怕让裴师傅剃头。他的那把推子实在太老，总是扯得我头皮发痒。我更怕他手中那把寒光闪闪的剃刀。他每次把剃刀在皮带上来回打磨时，我都会联想到那句“磨刀霍霍向猪羊”。但害怕归害怕，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被父亲抓去找裴师傅剃头。

打小，我就叫裴师傅“裴叔”。直到有一天，菊香婶笑着说：“你该叫裴伯才对，他大你爸好几天呢。”我回去找母亲求证。母亲想了想，说道：“身份证上是你裴叔大，实际上你爸比他大几天。”母亲的回答让我更加糊涂。后来，我便“裴伯”“裴叔”乱叫一气，裴师傅一概笑呵呵地答应。

裴师傅家与我们家是邻居。我们那个村子不大，村舍大都坐北朝南、由西向东一字排列。村道在经过裴师傅家后，并没有笔直向东走，而是往后拐了个弯，再拐回我家门前，随后往东一直延伸延伸到邻乡。村道拐弯的原因，是我们两家被一个堰塘给隔开了。在裴师傅家灶屋和我们家猪圈之间，塘面变窄，村人用石砌搭了座小桥，以便行人和自行车通过。

小时候，我最怕天黑后经过那座小桥。听村里老人说，那块石碑是从一处无名坟墓前挖出来的。有一次，我去村西头玩忘了时间，天黑了才往回跑。刚跑到裴师傅家灶屋旁，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打鼓。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动脚步。这时，身后的小门突然打开了，一道亮光射了出来。借着那道光，我飞奔越过小桥，然后向家里跑去。我边跑边回头，看到裴师傅正坐在灶屋里喝酒。我跑上我们家天井后，身后的那束灯光也随之消失了。此后，每当我晚上要过桥时，身后经常会有一束灯光照亮我。

进入新世纪后，镇上的理发室慢慢多了起来，村里人很少再找裴师傅剃头，裴师傅便把剃头工具收起来，一门心思开始种田，很快成了村里的种田好手。后来，他成了村里唯一一个还在用牛犁田的农人。七八年前，裴师傅没要儿女一分钱，靠自己种田的收入和早年的积蓄，盖起了一幢两层的楼房。

裴师傅是三年前去世的。那年刚忙完“双抢”，裴师傅在田里劳作时，突然晕倒在地。家人送他到县城医院检查，竟查出患了绝症，并且已到晚期。儿子要送他去广州治疗，女儿想接他到省城养几天清福，他都执意不肯，只想回家待着。回家后，裴师傅像秋后的树叶，一天一天干枯枯黄。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菊香婶把躺椅搬到院子里，让裴师傅躺上去。裴师傅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屋前的稻禾抽穗、扬花，眼里布满老牛临阵前的忧伤。裴师傅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儿女们把他葬在了自家稻田旁。

今年暑假，我去屋前的水库里钓鱼时，恰好路过裴师傅的坟地。坟地上杂草丛生，芭茅长得已有一人多高。旁边稻田里，风吹稻花发出“呜呜”的响声，仿佛正在诉说一个剃头师傅平凡而真实的一生。